

# 伍尔芙日记选

外国名家散文丛书

Woolf  
Virginia  
Sanwen



百花文艺出版社

[英]弗吉尼亚·伍尔芙 著

# 伍尔芙日记选

---

戴红珍 宋炳辉 译



百花文艺出版社

## 伍尔美日记选

[英]弗吉尼亚·伍尔芙著 戴红珍 宋炳辉译

---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天津市张自忠路189号)

天津新华印刷二厂印刷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开本850×1092毫米 1/32印张8 $\frac{3}{4}$ 插页4字数190000

1997年8月第1版 1997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0000

---

ISBN 7-5306-2406-7/1·2148

定价:12.80元

## 内 容 提 要

弗吉尼亚·伍尔芙是英国意识流小说的代表作家，她的作品不仅为作家展示自己的内心世界探索出一种新的表现方法，而且还在评论文章中旗帜鲜明地传达出她的女权倾向。

本书集中收选了伍尔芙在1918—1941年间的日记。这些日记不仅是伍尔芙日常生活和经历的记录，也是她文学创作的心路历程的记录。日记既反映了作家的创作心理、创作情绪和创作倾向，同时还流露出作品对于作家心灵的撞击与“折磨”。

这是一部很有价值的日记选，它为读者了解伍尔芙的生活和创作提供了一幅艺术创造的非同寻常的心理学图景。

## 《一个作家的日记》序

伦那德·伍尔芙

自1915年起，弗吉尼亚·伍尔芙就开始有规律地写日记了，这样一直到1941年。她的最后一则日记是其在诀别人世的四天前写下的。她并非每天都记，有时接连记上几天；更多的是几天写一则，然后可能要间隔一、二周。但这些日记终究为她在二十七年里所做过的事，所见过的人，尤其是对于这些人，对她自己、对于她的生活，以及她当时正在或打算写作的书所进行的思考留下了记录。她把这些日记写在一些空白的纸片（ $8\frac{1}{4} \times 10\frac{1}{2}$ 英寸，即老式大四开）上。起初这些纸片被装在活页夹里，但后来全部装订成册。我们常常为它们订上硬纸封皮，弗吉尼亚很喜欢那些印有彩色图案的意大利硬纸，我们也常用它来装订霍加斯出版印行的诗集。我们还经常买这种白纸订些本子供她使用，她也在这些本子上写小说。她去世时留下的，就是在这种本子上写下的二十六卷的日记手稿。

由于这些日记的过分的私人性质，在其中所谈及的许多人还在世时，这些日记是不便发表的。以摘录形式出版日记或书信几乎总是个错误，尤其当被删内容的写作是作

者不得不对生存的感受和荣誉所保持的一种戒备的注视时，这种错误会更加明显。被删的东西几乎总是歪曲或隐匿了书信或日记作者的真实性格和心灵创造，而这些真实细节也正是被学院派评述所一一抹平了，就像对付任何难看的褶皱一样。所以即便是最好的日记选本，也只能勾勒出作者歪斜或偏面的肖像轮廓，正如弗吉尼亚在日记里所指出的那样：一方面是习惯性地记录生活；另一方面，尤其当作者愤怒或痛苦时，宁可找人直接诉说，也不愿用笔去细细写下，而作者的面目也就从这种不平衡中显现出来。如果作者在记录时故意隐去其另一方面的性格特征，那么，日记或书信难免就成为其本来面目的讽刺性模仿。

当然，这本选集是从弗吉尼亚的所有日记中选编而成的。她的日记的价值部分体现在日记的通常意义上，即记录她的日常行为，以及对周围的人们、对生命和宇宙的思考；但日记写作更是她作为一个作家与艺术家的独特表达方式。在日记里，她潜心思考关于正在写或准备写的作品，讨论日常生活的情节结构、形式、特征及其解释，当这些问题被反复思考、想象和构思时，就成为她的每一部小说的内容。作为一个艺术家，她的地位及其作品的成功之处早已成为人们争论的对象，没有一个审慎的人可以断定她作为一个同时代作家在文学万神殿中的排列位置，她的晚期小说激怒了批评界，也使那些比较单纯的读者迷惑不解。但谁也不能否认，弗吉尼亚·伍尔芙是一个严肃的艺术家，许多人都承认贝那特教授的评价：“她是一位杰出的艺术家”，“她在其他人没有尝试的领域中获得了极大的成功”，她的“艺术世界将永远像晶莹剔透的水晶一样，在沙石之

海中熠熠发光”。我在这篇序言里想指出这样的事实：即便是许多不理解、不喜欢甚或嘲笑弗吉尼亚小说的人，也不得不承认她在《普通读者》一书中所体现的非凡批评才能。

我仔细通读了弗吉尼亚的二十六卷日记，然后从中摘编成现在这本日记选。这里所涉及的所有事件几乎都与她的写作有关，同时也包括其它三种内容：在第一类日记里，伍尔芙明显地把日记作为练笔和试验写作艺术的一种方法；第二类的篇幅相对较少，虽然与其创作没有直接或间接的联系，但我有意选入这一部分的目的，是想让读者对她的精神世界及其艺术创作最原初的素材有一个直接而鲜明的印象；第三类日记是有关她对所读书籍的评论。

这本日记选向读者阐明了弗吉尼亚·伍尔芙作为一个作家的创作意图，她所关注的对象，及其所采用的写作方式。同时也提供了一幅艺术创造的非同寻常的心理学图景。它的价值和趣味自然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弗吉尼亚的艺术创造本身，要不是我赞同贝那特教授的观点，我是不会编辑出版这本书的。我认为弗吉尼亚是一位严肃的艺术家，她的所有著作都是严肃的艺术品。这些日记起码表明了她非凡的精力和信念，她对于艺术创造的钟情独注，以及在其作品的创作和反复修改中体现的坚持不懈的精神和认真谨慎的态度。在我看来，《海浪》是一部艺术杰作，其成就远远超出她的其它作品；《到灯塔去》和《幕间》也有它们存在的权利。尽管她的其它作品与上述三部相比稍为逊色，但正如我前面说过，它们都是“严肃”的艺术作品，阅读并研究它们也总会有其意义。我所提出的这些看法本

身也许没有什么价值，但它却是我出版此书的真正原因。

在选编过程中，我曾考虑是否按常规对所删内容做一些简要说明，但最后我还是没有这样做。所以其中那么多删除的片断和省略号对读者也许是一种折磨，这使我重又回到此文开始时的话题上。读者务必要记住的是，这本书中所选的仅仅是弗吉尼亚所有日记中很小的一部分；选录中又包括大量与其写作并无关系的东西。只有牢记这一点，才不致于从中歪曲地理解弗吉尼亚·伍尔夫的生活及其性格。

弗吉尼亚并不是总在日记里注明其记录的时间和地点，而读者了解这些实在非常重要。她的以下生活经历也许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帮助读者解除对每一则日记的疑虑：从1919年至1924年3月，我们住在里奇蒙的霍加斯住宅，日记里简称“霍加斯”。同一时期，我们也租下了阿什罕别墅，它坐落在萨塞克斯靠近莱维斯的地方，日记里简称“阿什罕”。我们只是在周末和节日才去那儿。1919年阿什罕租期届满后，我们又买下了僧舍别墅，它坐落在莱维斯附近的罗德美尔，并于是年9月迁入新居。1924年我们将霍加斯住宅变卖，租下了位于伦敦西一区塔维斯托克广场52号，并于同年3月迁入，在日记里简称“塔维斯托克”。在1939年8月迁居梅克伦伯格广场37号之前，我们一直住在那里。1940年9月，梅克伦伯格住所遭飞机轰炸，全部家具被毁，我们只好移居僧舍别墅，直到次年弗吉尼亚去世为止。



前列的人名索引表<sup>①</sup>可以帮助读者了解作者在日记里提到的每一个人。

1953年1月1日

---

① 原文的人名索引表较为简单,译者已将其内容分散于各处,于其首次出现时注明。

## 目 录

《一个作家的日记》序…………… 伦那德·伍尔芙 (1)

### 日记选

1918	……………	(1)
1919	……………	(8)
1920	……………	(18)
1921	……………	(26)
1922	……………	(38)
1923	……………	(49)
1924	……………	(55)
1925	……………	(59)
1926	……………	(71)
1927	……………	(85)
1928	……………	(101)
1929	……………	(121)
1930	……………	(131)
1931	……………	(136)
1932	……………	(147)
1933	……………	(160)

1934	.....	(177)
1935	.....	(192)
1936	.....	(205)
1937	.....	(212)
1938	.....	(222)
1939	.....	(235)
1940	.....	(238)
1941	.....	(259)
译后记	.....	(261)

# 1918

8月7日 星期三

在阿什罕<sup>①</sup>的日记录下了我的观察，鲜花、云彩、甲虫，点点滴滴，琐碎得很。独处一隅，实在没有什么可说。一条毛毛虫被碾死了，令我们悲伤；佣人昨晚从路易斯回来，又令我们兴奋。他带回了伦那德所有关于战争的书籍和有关我的英语评论书刊，布雷斯福特关于国家联盟的著作。还有凯瑟琳·曼斯菲尔德<sup>②</sup>的《幸福集》。“她给毁了！”我扔下此书，大叫起来。我真不知道，她作为一个女性或者一个作家，经这类故事折腾后身上还留有多少信仰。事实上，她的头脑是一片贫瘠之地，岩石之上只覆盖了一、二英寸厚的薄薄的一层土。我恐怕只好接受这一事实了。由于《幸福》篇幅很长，原本可以挖掘得更深刻些，但曼斯菲尔德满足于肤浅的机智，想象平庸乏味，缺少求知者的憧憬。尽管这种憧憬本身并不完美，她写得也很糟。其效果，要我说呢，我觉得她感觉迟钝、缺乏情趣。我会再读

---

① 伍尔夫夫妇租下的房子，参见伦那德序。

② 凯瑟琳·曼斯菲尔德(1888—1923)，英国女作家，以短篇小说著称。下文中提到的默里是其丈夫。

一遍的，但我还会坚持己见。而她，只要她和默里满意，就会继续写下去的。稍可自慰的是，他们没有来打扰过我。或许，从小说中读出作者来，然后对其个人予以批评，这样做是否太荒谬了些？

不管怎样，真高兴可以继续读拜伦<sup>①</sup>了。至少，他具备了男性的优点。事实上有趣得很，我可以轻易地想象出他对女人的魅力，尤其是愚昧无知的女人，她们根本无力抗拒拜伦的吸引力。也有许多女人企盼赢得他的心。自从孩童期起，我就幻想着有个“他”，我嗜好收集书报上有关“他”的所有片言只语，以期建立一个完整的个人档案，在心目中勾勒出“他”的形象来。痴迷之中，拜伦、库珀<sup>②</sup>，或者且不论他是谁吧，会在最不经意之时出现在书本中。接着在刹那之间，我的“他”又会变得遥远模糊、普普通通、毫无生气。使我难忘的是，拜伦的诗歌糟糕之极。而摩尔却经常引用，还对此推崇备至。他们怎会将《诗歌集》这种货色视作诗歌中最灿烂的火花呢？读起来并不比L. E. L或埃拉·威尔科克斯的好多少。拜伦的才华在于讽刺作品。他当年在包里揣着讽刺诗（是对贺拉斯的滑稽模仿）和《恰尔德·哈罗德游记》从东方归来。人们说服了他，使他相信《恰尔德·哈罗德游记》是一部前所未有的优秀作品，从而使他放弃自己讽刺诗的擅长，转向一般的诗歌创作。但他仍很年轻，对这方面的才能一向没有多少信心。对他这样一向孤傲自负的人来说，这件事本身就证明了其缺乏天

---

① 英国著名浪漫主义诗人（1788—1827），著有长诗《恰尔德·哈罗德游记》和叙事诗《唐璜》。

② 美国小说家（1789—1851），著有《最后的莫希干人》、《拓荒者》等。

赋。而华兹华斯<sup>①</sup>、济慈<sup>②</sup>如同对其它事物一样，对自己的天赋则是深信不疑的。拜伦的性格总使我联想起罗伯特·布鲁克<sup>③</sup>，尽管这是对布鲁克的不恭。但不管怎样，拜伦的诗歌健劲有力，其语言风格证明了这一点，而且在其它许多方面也都具有良好的秉性。好像没有人敢嘲笑他，使他摆脱孤傲之气，因而他也超乎人们意料地变得更像他笔下的霍拉斯·科尔了。他只能让女人来嘲笑他，而她们又只会倾慕他。我还没有读到有关拜伦夫人的文章，可我想她只会不赞同他，而不会笑话他。因而拜伦就成了拜伦式的英雄。

8月9日 星期五

百无聊赖，日子过得祥和安宁。还是继续读拜伦吧。我已说过，即使在其身后一百年以后，我还是随时愿意爱上他。或许我对《唐璜》的评价会有失公正，我认为它是同样篇幅的作品中可读性最强的诗篇。它犹如飞马奔腾，随心所欲；轻快利落而又不落俗臼。该诗的可读性部分应归功于这种写作方法，而这种方法本身就是一大创新。许久以来，人们一直在寻找一种有力的载体，以盛载任何意欲装进去的内容，只有拜伦做到了这一点，因而心情的阴晴不定，随时都可以流诸笔端，所有的想法都可以及时一吐为快。他并非刻意要成为诗人，他的天才般的创造避免了虚假的浪漫和玄秘，躲过了类似的灾难。他认真而诚挚，可

---

① 英国著名湖畔派诗人（1770—1850）。

② 英国著名浪漫派诗人（1795—1821）。

③ 英国诗人、散文家、批评家（1887—1915）。

以随意抨击一切现象；他无需外界压力，就写下了这十六章的长诗。无疑，正如我父亲莱斯利爵士所说，他的头脑机智敏捷，充满阳刚之气。我坚持认为这类禁书远比任何总是对幻象和错觉虔敬不已的所谓正当书籍要有趣得多。但若照此仿效，似乎并不容易。事实上，如同一切看来随意平常之事一样，只有娴熟的老手才能成功地驾驭。不过拜伦的脑袋里塞满了各种念头，因而他的诗读起来相当困难。我常常在读到一半时就会走神他顾，思绪会转向旁边的风景或房间上去。很高兴今晚总算要看完了，尽管《唐璜》的每个篇章我几乎都喜欢，但不知为何又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不过不管读的书是好还是坏，读完时总会都有一种轻松感。梅那德·凯恩斯<sup>①</sup>也曾如此承认过。每每一卷在握，他总是用手把书末的广告页隔开，以便确切地知道还有多久才看完。

8月19日 星期一

顺便提一下，索福克勒斯<sup>②</sup>的名作《厄勒克特拉》我已看完了。这本书不算很艰深，可我拖拖拉拉到现在才读完，它的精致每每给我留下新的印象。不将这部作品搬上舞台，演绎成一出好戏似乎是不可思议的事。也许因为这出戏的传统情节经过无数著名演员、著名编剧和评论家之手，不断地被改编、提炼、去粗取精、精雕细凿，直至最后已精致之极，仿佛大海中的一块玉石，被浪沙打磨得圆

---

① 英国著名经济学家（1883—1946），布卢姆斯伯里团体成员之一，他的作品曾对伍尔夫留下深刻印象。

② 古希腊悲剧家（公元前496—前406）。

润光滑。而且，假如每一个观众事先都熟悉故事的下一个情节，更微妙、更细腻的细节就可以触动它，言语则反而显得多余了。不管怎样，我总以为书读得精细些并不为过，字里行间、每一个暗示都该看得真切些，显见的意义只是表面现象而已。但也确实存在这样的问题：有时会曲解作者的情感。我通常为自己发现杰布的眼力竟然不错而感到羞辱，因为我曾对之有所怀疑。我想每一个认真阅读一出相当糟糕的英国现代戏剧的读者，大概都会有这种感受。最后一点是，希腊文化的独特魅力依旧，仍是那么撩人而难以捉摸。一读上几行，人们就会意识到原文和译本之间相去甚远。希腊文学中的女主角与英国的非常相似，和爱米丽·勃朗特<sup>①</sup>笔下的差不多。克利坦内斯特和厄勒克特拉显然是对母女，所以应该互相同情，但同情一旦变质就会滋生最炽烈的仇恨。厄勒克特拉属于视氏族（当然还有其父亲）高于一切的女性，和家族中的男孩子相比，她更重视伦理，觉得自己是与父亲而非母亲血肉相连。我很奇怪地注意到：尽管那些道德传统彻头彻尾地荒谬，他们却一点也不显得低贱卑微，不像在我们这里那样。厄勒克特拉的生活圈子比生活在维多利亚时代中期的英国女性要小得多，但这没碍着她什么，相反，她出落得更坚韧不屈、更光彩夺目了。她不可以独自去户外散步；要是在今日，在我们这里，那准是带着仆人，坐在漂亮的马车上，悠悠然的另一番情景了。

---

<sup>①</sup> 英国女作家（1818—1848），《呼啸山庄》作者。



9月10日 星期二

在萨塞克斯不会只有我一人拜读过弥尔顿<sup>①</sup>的作品。可我还想趁热打铁，记下对《失乐园》的印象。我能较好地描述我心中留有的那份印象，但有许多谜尚未解开，我读得太快，没能欣赏到全部的意韵，但我以为——也有几分相信，这完整的韵味只是对造诣最深的学者的奖赏。在我看来，它与其它诗作之间有天壤之别。而这种差别是由情感的极度超脱和淡泊引起的。我从不坐在沙发上阅读卡普尔<sup>②</sup>的作品，沙发的惬意同样也不适合《失乐园》。弥尔顿以大师的手笔，对诸天使的身形、战争、飞行及住所给予优美的描述，构成了这部作品的主要内容，令人神往。恐怖、永恒、卑劣、至尊都属于他的范畴。可他却从未涉足过人类内心深处的激情。难道一部巨作就不能反映人类自身的喜怒哀乐？我从此书中没能得到什么启迪以镜鉴生活。我觉得弥尔顿没有真正地生活过，也从未真正地了解过男人和女人。唯一的例外是，他就婚姻及女性责任所作的乖戾的评论。弥尔顿可谓是最早的男权主义者。由于命运不济，他对妇女满怀鄙视，就像夫妻争吵时的结束语一样充满了恶意。但这部诗作又是如此流畅、遒劲而精炼，还有什么能与之相提并论呢？自这篇巨作问世之后，甚至连莎翁的作品似乎都显得有些主观浮躁、美玉含瑕。我以为超然正是它的精华所在。相形之下，其它的诗歌就像被稀释过一样，淡而无味。弥尔顿的文采斐然，任何赞誉似乎都

---

① 英国诗人、政论家（1608—1674）。

② 英国诗人（1731—1800）。